

张晓风 / 著

行道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行道树

张晓风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道树 / 张晓风著. --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10
ISBN 978-7-5108-3310-6

I. ①行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36523号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,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九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行道树

作 者 张晓风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40毫米 32开
印 张 8.5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310-6
定 价 29.8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
录

孤意与深情	002	〔 第一辑 步下红毯之后
步下红毯之后	011	
花之笔记	021	
母亲的羽衣	041	
一路行去	049	
可 爱	057	
远方的路况	059	
大 音	061	
致友人谢赠	073	
承受第一线晨曦的	075	

第二辑
种种有情

- 096 好艳丽的一块土
108 找个更高大的对手
129 雨天的书
137 回到家里
144 种种有情
153 圣诞之拓片
160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?
162 行道树
167 传说中的宝石
169 饮 者

第三辑

我知道你是谁

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	174
没有人叫我阿山	178
垃圾桶里的凤梨酥盒子	183
为什么不设“十大杰出病人奖”？	187
生命，以什么单位计量	192
我知道你是谁	196
敬畏生命	208
我的幽光实验	210
半盘豆腐	222
我自我的田渠归来	224
教堂和福州肉松	226

第四辑
待 理

- 230 幸 亏
236 春日二则
240 想要道谢的时刻
242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
248 书·坠楼人
250 待 理
253 丝棉之为物
257 属于一枚咸鸭蛋的单纯
259 发了芽的番薯
261 谁是花主？
263 我家的子虚氏



第一辑

步下红毯之后

孤意与深情

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，那是八年以前，我去听他演讲，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，地点在话剧欣赏委员会，地方小，到会的人也少，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。

但对我而言，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，也不管夜深了，我走上台去找他，连自我介绍都省了，就留在李老师办公室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。

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，我们愈谈愈晚，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：

“你在什么学校？”

“东吴——”

“东吴有一个人，”他很起劲地说，“你去找她谈谈，她叫张晓风。”

我一下愣住了，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且器重我，这么大

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，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，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，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。

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散文集《地毯的那一端》，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，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，由于年轻和浮浅，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，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，仍使我窃喜不已。

接着又谈了一些话，他忽然说：

“白先勇你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。

“他的《游园惊梦》有一点小错，”他很认真地说，“吹腔，不等于昆曲，下回告诉他改过来。”

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。

后来，我就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，理直气壮地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。

“办公室”设在馆前路，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“正务”，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，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，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会的免费会议厅，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……总之，印象里满屋子全是人，有的人来晚了，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，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离去，前前后后，川流不息，仿佛开着流水席，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。

也许是缘于我的自私，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，但我却并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。我固执地认为，不留下文字，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。即使是嫡传弟子，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，这话不好直说，我只能间接催老师。

“老师，您的京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呀！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“我每次一想到发表，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，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——可是，心里不免又想，唉，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，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……”

“好啊，那就写一个新的！”

“可是，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，何必又弄新的？”

唉，这真是可怕的循环。我常想，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，大概执着笔的，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。

老师去世后，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，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“造孽”，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，则对晚辈而言近乎“残忍”。对“造孽”的人历史还有办法，不多久，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，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。倒是一本《戏剧纵横谈》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的心情反而写出来了，算是不幸中的小幸。

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谈起，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，她



距离能缩近两人的心，
也能割断两人的情。

说：“唉，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而死的——可惜了。”

老师在世时，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，但也有不少时候，老师坚持他的看法，我则坚持我的。如果老师今日复生，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两部书，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，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京剧剧本，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，他应该做以后很多年轻人的老师……

对于我的戏剧演出，老师的意见也甚多，不论是灯光、表演、舞台设计、舞蹈，他都“有意见”，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“有意见”的人，他的可爱正在他的“有意见”。他的意见，有的我同意，有的我不同意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，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。

老师说“对”说“错”表情都极强烈，认为正确时，他会一叠声地说：“对——对——对——对——……”

每一个“对”字都说得清晰、缓慢、悠长，而且几乎等节拍，认为不正确时，他会嘿嘿而笑，摇头，说：

“完全不对，完全不对……”

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，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，他立刻拒绝了，并且说：

“晓风，你要知道，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

的，一点相同的都没有！”

“好，”我不服气，“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‘一无可比’，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！”

可是老师不为所动，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，没有比较的必要，也没有比较的可能。

“举例而言，”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，“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，却常常冒出一段科诨，——而且，常常还是黄色的。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。”

奇怪，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，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。后来，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一些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，而师生，也仍然是师生。

有一阵，报上猛骂一个人，简直像打落水狗，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，其实说“请教”是太严肃了些，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（他真的聊了一辈子天，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），他绝口不提那人的“人”，却盛赞那人的文章，说：

“自有白话文以来，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，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这么高明，此人当数第一！”

“是‘才子之笔’对吗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

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。放下电话，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。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，但我



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。

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他忽然说，“大凡骂人的人，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，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。”

我几乎被这怪论吓了一跳，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但细细推想，也不是毫无道理。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，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。

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“国军文艺中心”，那晚演上本《白蛇传》，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。

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，衬得银发发亮。师母一向清丽绝俗，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。

“《救风尘》写了没？”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。

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《救风尘》，很想将之改编为京剧。其实这话说有了也有好几年了。

“大家都说《救风尘》是喜剧，”他曾感叹地说，“实在是悲剧啊！”

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《救风尘》的事，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。

“唉——难啊——”

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。

“从前有位赵老师给我打谱——打谱太重要了，后来赵先

生死了，现在要写，难啊，平剧——”

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，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，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！

“这戏写得好，”他把话题拉回《白蛇传》，“是田汉写的。后来的《海瑞罢官》也是他写的——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。”

“明天我不来了！”老师又说。

“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！”

“这戏看了太多遍了。”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。

我不再说什么。

后来，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。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，原本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，前不久他甚至在出租车上突然失去记忆，不知道回家的路。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，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。

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，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，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！

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一位女伶楚生，说她“孤意在眉，深情在睫”，“孤意”和“深情”原来是矛盾的，却又很微妙地也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。

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“孤意”有其“深情”的人，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，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，而他的深情，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，因而使自己更加波澜壮阔，浩瀚森森……